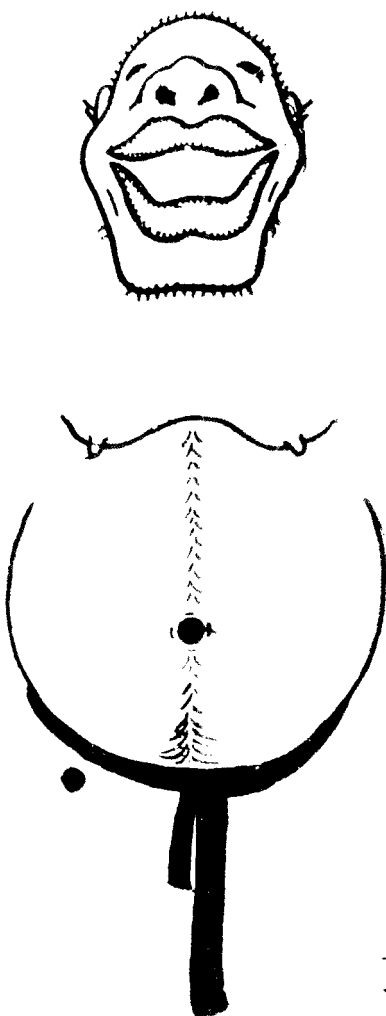


錢肉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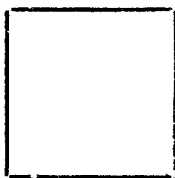


章成馬

MK

食肉者言

有 所 權 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上海聽濤社

食肉者言

編輯者 馬成章
發行者 方東亮

總發行所

羣衆圖書公司

總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店 南京太平路

實價大洋四角

序一

馬成章

烏鴉仁兄足下，

別後一路順風，到了北平。

你們這羣烏鴉，還是那麼悲觀嗎？我在北平圖書館染了胡適博士的歷史癖，所致的結論，你們的悲觀是屬於無病呻吟之類的。

自從國民革命成功以後，中國便沒有軍閥了。不獨吳老頭子說的那一個，執了鎗不會變成閥，即主張以將來的事實的高一涵先生，也早輕車就道，到南京做監察委員，足證今世已有「非閥之軍」了。吳先生執筆衝鋒，高先生磨墨尾從，舜日堯天，許由做院長，伯夷升委員，天下豈有不太平之理？此足證你們之無病呻吟者一。

現代評論派達則兼善天下，有唐有壬之任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彭學沛之任行

政院政務處長，王世杰之任教育部長，高一涵之任監察委員，劉大鈞之任主計局長，甚盛事也。坐而談則立而行，民生疾苦，肚子有數目；從此可以救我們出了現在的水火，改善我們的生活，讓我們過平和的生活。小百姓鼓腹而歌之不暇，足證你們之無病呻吟者二。

現代評論派的在野分子，還有胡適博士。在朝則得君行道，在野則拾遺補缺，相輔而行，這個那個的問題，胡博士最願意而且最能解決，從此內政外交，迎刃而解；政治污點，一掃而空，足證你們之無病呻吟者三。

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現代評論之鴻猷昭在，可不著之竹帛耶？敬本述而不作之訓，編食肉者言凡三卷，以廣仁政而塞烏鴉之口焉！

弟 馬成章頓首

序二

曹聚仁

馬君成章把攔在北平圖書館裏的陳年政論編成一帙，題名食肉者言，分上中下三編；上編小題「開玩笑與打巴掌」，中編小題「這算甚麼局面」，下編小題「我們小民的希望」，這倒頗有意思。「食肉者鄙」那是指自幼吃火腿燕菜的王孫公子而言；至於一向吃青菜蘿蔔的，即算現在天天吃肘子，也不會鄙下去，那是無疑的。所以雖是陳年政論，句句有新意，難怪馬君愛不釋手的。

「開玩笑與打巴掌」那一組，有吳稚暉先生和高一涵先生的賭咒。高一涵以爲「軍人必不可革命，有軍即閥……凡人一拿鎗，便非好人；一與拿鎗者接近，止是上當做夢。」吳稚暉則堅決地質問道：「那一位，難道他一執鎗，也變成軍閥，不配革命嗎？」高一涵最後仍勸吳稚暉還是磨墨，鄭重申言道：「至於那一位果配依賴與否，就照吳

先生說，也要以將來的事實作證。」近來吳稚暉僕僕京滬，高一涵高居監察，這筆宕眼可以找個茶店清算一回。

「這算甚麼局面」那一組，以今行政院長唐有壬先生的議論為最多。唐先生說，「現在有許多人對於這種沉悶麻木的現象，都抱十二分的悲觀，而希望這班當局能夠改弦更張，尋一個解決的途徑。其實這是一句笑話，在軍閥勢力與官僚勢力互為維繫，互為消長的××政府，本沒有政治可言，又何必代他們作甚麼悲觀樂觀呢？……總而言之，士農工商都快完全破產了，試問又成何局面呢？悲觀麼，誠然是可悲觀，但是軍閥官僚的無能力已完全暴露了，人民決不必需要他們了。我們現在應研究人民需要的是甚麼。」又說：「現在中國需要革命麼？我知道萬口一聲的說當然需要。殘民以逞媚外固位的軍閥，助桀為虐苟合取容的政客，依權怙勢魚肉平民的搢紳先生，患得患失蠹國殃民的官僚，這種局面不是應該推翻的麼？但這不是空拳赤手所能做到的，而必須有強大的實力……社會是進化的，革命前途是很光明的，機運快要熟了，大家快

快預備革命的實力與智識罷！」話當然說得很好，只不知唐先生近來有什麼修正不？

陶孟和所提出的「我們小民的希望，」我們小百姓願意再提出一次。「我們蚩蚩的小民不能見其高者，大者，深者，遠者，我們既沒有野心，又沒有大志。我們所要求於當權者祇有三件事：

- 一 尊重生命，
- 二 尊重財產，
- 三 尊重人格。」

食肉者言

目次

序一	馬成章
序二	曹聚仁
上編 開玩笑與打巴掌	
平民革命的目的與手段	高一涵
開玩笑與打巴掌	高一涵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上)	吳稚暉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下)	吳稚暉
吳先生還是磨墨罷	高一涵

中編 這算甚麼局面

這算甚麼局面·····	唐有壬
甚麼是反革命·····	唐有壬
那裏配稱得起反動·····	高一涵
民衆運動與官僚外交·····	松子
社會科學的否運·····	陶孟和
不要殺了·····	英子

下編 我們小民的希望

我們小民的希望·····	陶孟和
政治的工作·····	孟和
愛國運動·····	周鯨生
民衆勢力的組織·····	周鯨生

目 次

言論自由·····	陶孟和
國人不可不醒的大迷夢·····	肇黃
(附) 論革命之趨勢·····	汪精衛

平民革命的目的與手段

高一涵

「平民革命」本是一個好聽的名詞，至少在中國還沒有被人輕薄過，可是同時做平民革命的實行家自己也不要點污了他的清白纔好。依我的淺陋的愚見說：要想不白糟蹋了這個好名詞，第一要弄清楚這平民革命的目的和手段。

人人都知道：凡做事有手段無目的，便是瞎鬧；有目的無手段，便是夢想；有目的有手段，而手段與目的自相矛盾，便是自殺。這個淺薄的理論是盡人皆知的，可是一到實行起來，却往往不免自相矛盾。在他們做得興高彩烈的時候，你要是從旁邊插嘴說他們不對，他們往往對你翻白眼罵你，甚至於說你是反革命。

平民革命的目的何在？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當然不能作具體的答覆，可是籠統的說起來，總不出下列的一個最小的限度。

就是：

(A)對內至少須要求一個立憲的，公開的，和有計畫的民治政府，至少須要求定下廢督裁兵及保障言論自由集會的政策。

(B)對外至少須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至少須要求中央政府絕對不受任何帝國主義的勢力暗中操縱。

如果連這樣最低限度的最低限度的主張都不能提出，那麼就根本上不能大吹法螺，說是平民革命。

假定平民革命的目的如此，那麼這種革命成功是那一個階級受害呢？我可以毫不躊躇的答道：軍閥。照這樣說來，平民的對頭就是軍閥，平民革命就是打倒軍閥；必得把軍閥打倒，平民革命的目的纔能夠實現。不然你要立憲的政府，他偏要專制的政府；你要公開的政府，他偏要祕密分贓的政府；你要計畫的政府，他偏要無計畫的政府。你要廢督，他偏要造督；你要裁兵，他偏要招兵……你要打倒帝國主義，他偏要靠著帝國

主義生活。便怎麼樣呢？

我所謂打倒軍閥，乃是推翻一切的軍閥，並不是聯絡甲軍閥，打倒乙軍閥；今天聯甲攻乙，明天又聯丙攻甲，乃是那抱耍狗熊主義的政客做的，不是平民做的；乃是那抱復仇主義的失勢軍閥做的，不是平民做的。在平民的眼光看起來，甲軍閥，乙軍閥，丙軍閥，丁軍閥：皆是一個娘養的，皆是吃人不償命的虎狼，皆是殺人不眨眼的強盜。

平民要開得不耐煩，學學政客先生們，好像鬥蟋蟀一般挑撥他們打着玩，那我們可以不用說話；平民要有仇不能報，學學失意的軍閥們，借刀殺人，讓我們從旁邊看得一個痛快，那我們也可以不用說話。如果口中自誇我是無政府主義家，手中執着紅幟表示我是共產主義家，或是懷中挾着書包自稱是民治主義家，你們再要聯起軍閥，利用起軍閥，或者垂首乞憐於軍閥，那就真是梁任公所罵的『傻小子』的行爲了！

無政府主義家，共產主義家，民治主義家，無主義主義家，今天這個主義明天那個主義家，請你們不要做那某軍閥比較好些，某軍閥聽我們指揮，某軍閥被我們利用：

……等等不成夢的好夢，白白的把這「平民革命」一個好聽名詞弄糟了，纔是「中華
民國萬歲！」

開玩笑與打巴掌

高一涵

吳稚暉先生看見我在本刊第五十三期上瞎三話四的發表出『平民革命的目的與手段』一文，有點不以爲然的神氣，因而猜出我的心理，說：『有如高一涵先生之說，凡人一拿鎗，便非好人；一與拿鎗者接近，止是上當做夢。』（原文登在一月二十三日京報正張）因而又接着說：『軍人必不可革命，有軍即閥，革命事業，難道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方無堅不摧，十分道地乎？我屢想與高先生開頑笑，不料文先生早打了高先生的巴掌，大不以爲然。』（文先生的時評載在本刊第五十八期）文先生的『言中意』却不像要打我的巴掌，至於『言外意』那便祇好人見仁見智了。至於吳先生同我開玩笑，却是事實，不是『言外意』，故本文專以答吳先生爲限。

我個人自從民國建元以來的確做過好幾次『依賴軍閥』的迷夢，每遇到軍閥火併的時候，總是十分高興，說這一次有希望了。如同前幾年時事新報記者宣言：『我們不必問是非，無論皖倒直，直倒皖，結果終去其一。』（語見吳先生答華林書）現在種種事實逼住我，覺得『老狗教不會新把戲』，每次依賴軍閥打軍閥，不但『結果終去其一』是空想，並且每回結果皆是增加其十。人類應當『上一回當學一回乖』，故希望軍閥革命的老把戲，似乎已經沒有叫座的能力，現在要想教『平民革命』（我祇說平民革命，要是名流革命，政客革命，當然要依賴軍閥的）我以為一定要學社黨主義大師江亢虎先生口脛，高叫道『別尋光明之路』罷！

前幾年當蔡子民先生們打電報叫孫中山先生退位，好讓吳佩孚出來試試的時候，不但吳稚暉先生也曾贊成這個主張，就是小區區也暗中私想蔡先生吳先生何等人物，他們的主張總是不會錯的。不想吳佩孚太不爭氣，他不但不會演出新把戲，並且想把他從古文觀止和千家詩三字經上所得的三代邦治之隆的舊把戲拿出來試試。